

JIAOLIANG  
ZHONGGUANCUN

多有情爱的帆，少有婚姻的岸

罗萍 著

# 较量中关村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多有情爱的帆，少有婚姻的岸

# 较量中关村

JIAOLIANG  
ZHONGGUANCUN

罗萍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较量中关村/罗萍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3

ISBN 7-80094-971-0

I. 较…

II. 罗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1597 号

**较量中关村**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5 字数 219 千字 插页 2

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册

ISBN 7-80094-971-0/I·505

定价:16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联系: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:84040746

## 内容提要

年轻、洒脱、智慧、每个人的手上都掌握着大把美金，这就是人们对中关村那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的普遍印象。当然，“中关村”不仅仅是北京西北角那一小块地盘，它实际上暗合了抽象的整个中国 IT 产业。人们过分地迷恋于这些 IT 精英的光环，过分地迷恋于悬挂在他们身上的巨额数字，以及他们所在企业的股票和市值，从而掩盖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——这其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。因为他们太年轻，也因为他们太疲惫，还因为他们太耀眼，因此就有了他们与常人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他们的办公场所就是膝盖上的笔记本电脑，他们在天空中飞来飞去，奔走于一个个城市和国家，于是他们的情感也不得不变成快餐一样，口味不断地变换着。

峨眉山的一次会议，美好集团年轻的总裁高仓巧遇一个叫“飘”的女孩。在梦一般雾气迷蒙的山中，长期积压在心底的浪漫情怀喷薄而出，高仓退出会议，与女孩消失在浓雾之

中。整整七天,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,高仓的突然失踪成了一个谜。但是这七天对于高仓却是刻骨铭心的。从峨眉山回来后,高仓猛然发现在这连学生都绑着手机的信息社会里,他却把自己的梦幻情人弄丢了。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,顶着德高望重的长者的责备,他仍然在家庭和身边的情人之间穿梭徘徊,一次次情迷都掩藏不了他的野心,也挥退不了他的勇气,更阻挡不了他的企业不断地向前发展壮大。

同样,从海外归国创业的李世雄,也与他的搭档方弘略展开了一场情人的争夺之战。因为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他们走到了一起,却又因为情感的误会导致他们在工作中的明争暗斗,最后他们不得不以分手而告终,无奈地结束了他们可谓珠联璧合的合作。

中关村没有失败者,只有后来者。同样,中关村多的是情欲的帆,却很少婚姻的岸。当高仓偶然听到“飘”的去向时,他简直就不敢相信;在纳斯达克的大门前,李世雄握着太太的手,但是却想起了他那风流的一夜情人——这就是《较量中关村》,一部飘满了情爱和美丽女人故事的小说。

NAZ 28/04



罗萍，现为电视栏目《环球IT报道》栏目总监。曾出版诗集《飘来飘去》及大量小说、散文等文学作品。

在南方生长、读书、工作、恋爱，骨子里装满了季雨时节的怅惘。1997年秋天，命运诱使她来到北京，从此她迷恋上了这座城市，开始在这里书写一种无可奈何的苍凉。

热中于孤独中的醒悟，倾心于黑暗中的灯火，追逐着绝望中从天而降的惊喜；爱与被爱，是她心灵中永不泯灭的依附。

## 身 语

1999年9月29日,这真是一个好日子。这一天北京的空气难得特别的晴朗,长年混浊的天空,露出了蔚蓝的本色,显得又高又远;偶尔有风轻轻地送来,带点恰到好处的凉意,一直送到人的心底去。在中关村,如果说其它的季节都让人忙得来不及感伤岁月的流逝,那么秋天的这种风,则会让那些找各种理由忙碌的人,再也找不到忘记时间和岁月的借口。

美好集团大厦就在这有点凉意的秋风中静静地矗立着。这是中国最气派的电脑公司之一。它的名字,已经成为中国信息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神圣、辉煌而令人神往。

和往常一样,1999年9月29日这天,美好大厦外面十分安静,那一片绿色的草坪,正无声无息地向着即将来临的冬天枯萎;草坪中间的两棵柿子树,挂满了饱满而透熟的柿子,在秋天这干燥的风中,一边撩人心弦地歌唱,一边寂寞地把树叶一片一片地往草坪上撒落。就是在这一天,一个很有名望的

老者,把他非常得意的一个部下召进密室,说了句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话:“生活作风问题至关重大,它将是一个人自我超越的最大障碍。”

在这么一个天高地阔的日子,老人这句话实在有些不合时宜,但老人说这句话时的严厉程度,却足以让这平凡的一天变得意味深长,甚至具有某种宗教的意义。也是在这一天,人们突然强烈地意识到,活跃在中关村的那一大批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,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情感迷乱的神秘部落,在这个中国科技最前沿也最狭长的地带出没着。



高仓走过曲回的门廊，在透过玻璃窗的一览无余的阳光里，他嗅到了一股母鹿和青草的混合气味，他往楼下看了看，一眼就看见他的同学也是他的一个部下，正从一辆出租车里挪出那只丰满的屁股。在秋日的高阳下，高仓看见他的这位部下胸脯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陡峭。他闭上了眼睛。他的心空得要命，恍若一间被搬空了的仓库，那个老人的话在四壁嗡嗡地回响着，像是某种谶语。

高仓在门廊那儿站了一小会儿。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刚把门关上，他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。他回身重新把门打开，宝筠站在他的门前。宝筠享有美好集团市场总监的身份，再加上与高仓中学同学的关系，进入高仓的办公室，已经不需要征得秘书的通报。

“高仓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”宝筠站在门前，虽然一脸的凝重，却挡不住身上散发出的阳光的腾腾热气。其实不管何时

见到高仓，宝筠脸上都是这种有点做作的凝重。

高仓寡淡地笑了笑，顺势把门拉开，让宝筠进来，然后重新把门合上。

高仓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宝筠并没有马上回答他，而是径直坐到高仓的大班台前的一张沙发上，这才看着高仓的脸，耳语般地轻轻说：“这是咱们新款电脑的市场策划案，请您抽时间过目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宝筠脸上的凝重有些稀释，开始放射出温柔的光芒。

高仓心里动了一下，他看见宝筠耳鬓那细细的绒毛，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。高仓的手痒痒的，真想伸出去摸一摸。其实这种欲望高仓一直就有，但他每次都压制着不让自己去做，而是顺着这欲望让思绪不停地流淌；在这汨汨的联想的河谷旁，他获得了一种美妙的感觉。但是今天老人的话却适时地响起，像被冷水兜头泼了一把，他赶快刹住了自己的思绪，非常挫折地垂下了眼皮。

“有什么新的想法？”高仓问。

“我认为可以把调子定得再高一些，这款产品完全可以成为一款革命性产品，不管是对咱美好集团，还是对当前的整个信息产业。”宝筠抬高了声音，她的口气显得很大。

高仓抬起眼睛看了宝筠一眼，淡淡地笑了笑。他知道，美好集团叹口气，中关村就会刮起一股风；美好集团跺一跺脚，就可能让中关村发生六级的地震，并且这地震还会波及类似于沈阳三好街、某某软件园、武汉电子一条街等等这样一些地方。近年来美好集团时常叹气，也经常咳嗽，弄得中关村那些老槐树们在风里一颤一颤的，春夏秋冬也因此而变得特别地有声有色。高仓既为这种能量感到十分得意，也时常在自己造就的这种余震里莫名地心虚，因此每一次行动之前，他都要

反反复复进行周密地推敲和论证。

“先放这里吧，看完后我会通知你。”高仓今天心情不佳，他翻了翻那一叠打印得十分整齐的文件，示意宝筠可以走了。宝筠非常善解人意地看了高仓一眼，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。走到门口，她回过头再看了高仓一眼，就这一眼，与高仓的目光相撞，然后紧紧地绞合在一起。宝筠虽然不知道高仓的心里藏着什么，但是她却仿佛从这目光的碰撞中分解了高仓的苦涩，她的心里升起一种共享秘密的甘甜。又因为这份甘甜，从而生发出一种说不清的崇高感来。

高仓再一次闻到那股母鹿和青草的混合气味，这气味在秋日的阳光中飘荡着，久久不散……

宝筠走后高仓开始看那一份厚达 18 页的“市场推广方案”。高仓迷恋文字，并且迷恋各种各样的文字，他的大脑里，时常有文字像蚂蚁一样地爬动，象形的、篆体的、行书、草书、甲骨文，这些文字就像他的亲姐妹一样令他感到亲切。高仓不管走到哪，都喜欢被文字包围，这时候他会把自己扔进文字堆里，和那些文字们一起没由来地激动着，由此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来。高仓还喜欢在各种公众场合被各种记者包围，用他的话说，媒体是文字的故乡，不管它是捧你还是毁你，你都要心怀感激。

高仓抖动着那 18 页的文件，嘴角微微地翘动，在一阵由文字而引起的波动中，他抓住了物理学，并从思维的框架里，取出一个 50 毫升的烧杯，然后把“市场推广方案”分解，加入 10 毫升的水，10 毫升碳酸溶液，再把烧杯放到酒精炉上加热，这时候，他看见那个透明的烧杯里隐约出现了他要的结果。

高仓是在中国读的本科和硕士，与那些留过洋的同行相比，他可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“传统企业家”，在媒体老记们的

笔下,他也一直被当作“传统派”的代表人物。他并不在乎这些所谓的称谓,在某种程度上,他甚至有些鄙视某些所谓的洋MBA,尤其是看到那些留学归来的博士们把那些生硬的学术用语,原封不动地以英文砸在各种豪华的会议桌面上,他都感到十分好笑。当然,高仓也深知国外经历的重要,那将意味着你与国际化、与资本市场成为近水楼台;但这并不是一切,这对美好集团来说,也不是最为重要的。十几年来,美好集团步步为营,在中关村企业前仆后继的声浪中,早已经把品牌和业务延伸至国际市场;如今的美好集团,已经是根深蒂固,枝繁叶茂,任何力量都难以撼动它的地位。

高仓有一种潜在的天份,不管对任何事理,他都能以不同的学科为工具切入问题的实质,结构学、逻辑学、生物学、化学、哲学、管理学等等,他认为只要方法得当,都可以得到想要的答案。高仓总结说,这就叫做触类旁通。因此当他利用物理学原理,在潜意识里看到那红色的液体时,他按住心跳,拨通了宝筠的电话:“就按这个方案执行,要把握火候,随时向我汇报。”

放下电话,高仓开始进入一种十分中关村的状态。这时候,他的邮箱里却突然弹出一封短信——

天凉了,我感受着浓浓的秋的气息。我嗅到了一股成熟的小麦的味道。那么清香。于是我迎着风走过去,我觉得我是在走向你呢——我走向你。那感觉多好。

飘/9月29日

当语言一下子泛滥成灾的时候,文字就显示了自己非凡的力量。飘的短信,使所有的语言成为多余,没有人能说清楚爱情是什么,但是高仓却再一次被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

击中。当他正在自己思维的河谷徘徊不去的时候，一个将成为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男人，却在演绎着另一种时髦的爱情故事。

有人说，“MBA、能说会算、电脑迷、妙笔生花、女人的漂亮脸蛋”，是中关村的五大法宝，只要拥有一种，就可以在中关村混下去，并且会混得十分滋润。施文斐虽然生性有点木讷，但却拥有“妙笔生花”的高招，因此在中关村自然可以如鱼得水。

施文斐是中关村一家计算机报的记者，听说月薪总有好几千，再加上各种顾问费出场费会议费等等，他的月收入不下一两万。其实施文斐刚到中关村时，不过一个地道的农民形象：一件后腰总是皱巴巴的衬衣，脏得让人总搞不清它的颜色；大热的夏天，两只袖子高高地挽着，像极了进城的搬运工。施文斐能过上如今这种有点头脸的生活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完全得益于他那支“白刀子进红刀子出”的笔。

如今，这每月一两万的 RMB，让施文斐从里到外迅速脱贫，他每天都西服革履的，头发还总带着“型”，一看就是一高级白领的样，早没了当年进城农民的影子。施文斐白天在中关村出出入入，采集各种信息，夜晚来临，就在家死敲键盘，几个钟点熬下来，五六千字不成问题。偶尔他也会在三里屯的一些酒吧露面，在别人的高谈阔论声中，不时点评几句，让 IT 圈里那些动辄谈论“信息量”的人，顿然眼明心亮、思维开阔。

又一个夜晚将要降临，施文斐突然接到皇朝网络公司公关经理徐安达的电话，告诉他这天晚上皇朝公司总裁李世雄先生想与他聊聊，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，请施文斐晚 9 点 30 分到北大西门的“风摇长河”酒吧见面。徐安达的声音十分圆熟，也十分温柔，但听上去却怎么也有些傲慢，让施文斐很有

些不舒服。

9点25分施文斐和徐安达小姐几乎同时到达,另外还有皇朝网络公司的总裁李世雄先生。施文斐注意到徐安达是开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来的,虽然是晚上,但施文斐能感觉到那跑车的幽幽的光芒。当然李世雄是这辆跑车的惟一乘客。

“风摇长河”共有两间屋子,才9点多钟,来坐巴的人还不多,只三张桌子有人。光线朦胧的屋子里,巴西音乐轻轻地飘送着,像是远处传来的隐约而激越的鼓点。徐安达找了这么一间酒吧,来进行这场既需要氛围、又需要智慧的人物传记性访谈,看来不管是对业务还是对这一带地形的了解,功夫都很不浅。

徐安达很秘书地先给李世雄要了一瓶啤酒,是那种叫做什么Tiger牌的。徐安达点这啤酒时,根本就没征求李世雄的意见,可见他们的熟稔程度已不一般。李世雄不拘小节地任由徐安达去张罗,这边却与施文斐聊上了这几天正热火朝天的甲A足球赛。

甲A当然并不是他们要谈的主题,但它却是把两个男人拉近的最好话题。无论是腰缠万贯的银行家、富翁、巨头,还是不名一文的无赖汉、小偷、贫民,在伟大的足球面前,都统统划上了等号。因此李世雄与施文斐关于足球的谈论虽然潦草,也足以酿造出一种十分融洽的气氛。

可以说李世雄长得并不高,互联网已经把他蚀出一身的仙风道骨,他手指的骨节和说话的声音,都透着一股硬气和傲气,让施文斐感觉他更像一个江湖上的朋友。互联网培育着一种流浪的气质,每一个做网络的人,都带着点浪漫的激情,还有一些流浪汉的无赖习气。这种习气让一个即使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,都会变得无拘无束。

同样,李世雄一边喝着T牌啤酒,一边以一种有点痞子的口吻,给施文斐说起了他的大学生生活。李世雄的大学时代过得并不光彩,按理说他应该回避这样的一段历史。但是已经成为中关村名人的李世雄,用那种调侃的口吻道出他那些不太得意的往事时,你不仅仅会觉得他十分真诚,还从中感受到他作为人的勇敢和伟大。

李世雄要传达给施文斐的就是这样一种“平民似的伟大”的感觉。

在李世雄批判似地赞美自己的学生时代的过程中,安达小姐一直在喝着一种红红的叫什么“美人”的鸡尾酒。她用一只翘成玉兰状的小手,捏着高脚杯的细细的脖子,半梦半醒似地看着李世雄,从她眼神你分不清哪些是崇拜哪些是迷醉。

酒色和谈兴都正酣然的时候,一群男女突然喧哗而入,徐安达就像被惊动了似的,她放下小巧的杯子,默默注视着这群鱼贯着往里涌入的人群,小声地自言自语起来,“那不是戴卿卿吗?”

施文斐听到徐安达的声音,回头看了一眼,一群男男女女中,他一个都不认识。正在这时,一个正东张西望的,二十三四岁的女孩朝他们叫起来:“哟,这不安达吗!李总也在呢!真是碰巧得很。”她一边说着一边就绕过几张桌子,不屈不挠地缠了上来。

李世雄不认识人家,还不许人家认出李世雄?半年多来,关于皇朝网络的文章铺天盖地,还都配上李世雄偌大的人头画像,让人晚上总忍不住恶梦连连,因此你就是想不认识他都不行。李世雄意犹未尽收住了话头,看了一眼这位他没有丝毫印象的女孩子。戴卿卿朝他嫣然一笑,就把小手搭到了徐安达的肩上,又把目光调向施文斐,“这位是……?”施文斐右

手护着胸前的领带，很有礼貌地站起来：“计算机报的施文斐。”

“呀！你就是施文斐呀！经常读你的文章，尤其是写人物的，文笔很细腻，性格描写很到位呀！”戴卿卿用了几个惊叹号。在戴小姐的一片赞扬声中，施文斐看见她的云鬓低低地垂着，在酒吧暗红的光影下，有一种清幽幽的狐媚。

徐安达似乎不太习惯戴卿卿这种夸张的亲热，她拿过戴卿卿的手，向她的老板介绍：“这是 IT 报的戴卿卿，很能干的。”说完转向戴卿卿：“要不要坐下来一起聊聊？”其实她的话是在向戴卿卿发送拒绝的信号。

戴卿卿无所谓地微笑着，回身看了看她的那帮哥们，然后识趣地说：“算了吧，哪一天我独家采访李总，李总可要给面子哦。”说完冲李世雄和施文斐抛了一个神秘的笑容，再朝徐安达摇了摇软软的小手，扭身回到她那伙人中去了。

李世雄兴趣盎然地看着戴卿卿的背影，淡淡地笑了笑。刚才还有点沉郁的气氛被这个女孩子搅了一下，突然空前地活跃起来。女人有时就有一种莫名的能量，她会让很多原本严肃单调的事情，变得有滋有味得多。

接下来施文斐和李世雄又谈到高仓，听说这位高人正在外围磨刀霍霍，调兵遣将，也许就在不久，他就会以全力开进互联网来。也许是因为气氛太过放松，施文斐的声音放肆地激昂起来：“美好集团已经成了一艘航空母舰，信息终端、技术服务、网络产品，它要做什么，就没有做不成的。一旦它涉足 ICP 或 ISP，肯定会让当前的竞争格局彻底改变。到那时候呀，才真是中国网络公司高喊‘狼来了’的时候……”施文斐的声音太过激动，这原本也是出于他的真心。但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却完全忘了李世雄正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的代表人物，并



且在业内声名显赫。在一个高人面前，夸夸其谈另一个高人，而这两个人还可能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，这能让人感到心里舒服吗？

徐安达在一边心急，就用杯子碰了过来，“施文斐，我看你一说高仓就有点打不住，今晚还是多关心关心我们皇朝吧。”

施文斐一惊，赶紧打住，伸手去取他的啤酒杯，却不小心把李世雄的打火机碰掉到地上，他赶忙弯腰去捡。撩起桌布，施文斐突然发现李世雄和徐安达的腿肚子是紧紧挨在一起的。他像被马蜂蜇了一下，赶忙把桌布放下来，装做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。

后来的谈话施文斐就总有些心不在焉，一边听着李世雄嘴里不断地崩出经营成本、物流体系、核心业务这些词，一边想象他与徐安达的腿在下边怎样地蹭来蹭去。为此他不得不努力地压迫自己的神经，并且格外小心地管束着自己，生怕无意之中自己也会把腿伸出去。

施文斐从“风摇长河”出来，坐进出租车后，脑子里还尽是李世雄和徐安达挨在一起的两条腿。李世雄那晚穿着一条土灰色的布裤，裤脚有一圈的松紧带，把那条裤子绑成了一种粽子样的东西，很多人都称那种形状的裤子为“萝卜裤”。这条“萝卜裤”上有一些褶皱，当然这些在桌子底下施文斐是看不清的，他是因为看见了那两条粘在一起的腿，才在结束访谈后格外留意到这些皱褶的。

徐安达那夜只穿着一条齐膝的短裙，腿肚子就那么白白地裸在那里，像两根剥干净的葱。李世雄和徐安达并排坐在一起，李世雄的右侧靠着徐安达的左侧，本来施文斐没敢确定他们的腿是不是真的靠在一起的，因为即使徐安达的腿只擦了李世雄的裤子边，也很容易让人误会。可徐安达也许太过